

皇

明

史

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

刑法志第五

東莞尹守衡著

昔我太祖嘗策諸儒生曰朕聞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其
用刑也甚簡及其行也甚嚴民擊壤而歌不知有兵何
如是之樂哉今莫知其法何自周明五刑享年八百若
三十世將比三皇五帝何孰隆而何孰夷至秦用法倍
加五刑舉巨罟張密網絕於二世漢高帝除秦苛法約
以三章稽歲棄市者五十人文帝去肉刑使民無憂稽
歲棄市者五百人至景帝而亦去重刑而以笞杖代之

稽歲之棄市者千人享年四百君有二十四帝唐宋之法比漢輕之而當洪休是也享國弗永三皇五帝周而唐宋各止三百年帝共三十七人而已於斯致國短長朕不知何特論諸儒比論之大豈無所據乎古以來歷代刑法人畧見矣但用之有本末行有逆順斯污隆修短之所由也夫天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大君居天之位法天之德安得不位天之寶以衛民生古稱好生之德亡如舜至其於四凶也竟不誅而舜誅之四凶誅而天下之民咸服此好生之德所以全也何使

狃於堯之包容而不誅或恣其凶德之蔓延而誅之亦無及也烏在其好生哉或問孔子曰殺無道以統有道何如孔子曰焉用殺至其爲可寇攝相事七日而誅聞人少正邪兩觀誅三都隨以墮所以爲萬世之孔子也聖祖嘗曰惟人既衆且靈互計不已而有本殘焉若非天生人君以育之又何言斯民之有所以非愚頑不足顯人君之治若罰惡之道不果而不罪不悛則將何以育斯民者乎故天生人君必賞善以罰惡若獲奸頑暴亂而姑息之使良善含冤而抑鬱則惡者日生善者日

戒何有斯民者哉故制以斧服以衣天子取斷以示政
安斯民於仁壽之鄉餘何言哉繇斯以觀刑一人正以
生千萬人安在于無刑善人百年然後可以勝殘去殺
未及百年何嘗不殺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孟軻氏亦曰
今之諸侯猶禦也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
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是故君子尚德而不尚刑先
教化而後刑罰昔漢高帝初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漢
二年蕭何摭摭秦法爲九章之律漢高祖霸不純施爲

猶有次第王教具存矧我聖祖天縱皇王之略萬倍此
乎既爲其王卽命禮官爲令一百四十五條頒告天下
及卽尊位命中書省李善長等定律若曰令以教之於
先律以齊之於後古先聖王所以治天下之大法具是
矣他日御史出次四方之獄予之勅曰風靡木落露結
將霜斯化機之權繇此而當時故所以顯榮枯應節候
孰物能皆是理而久長者乎必當理而承候棄市者決
焉爾慎法天時則陰騭焉汝往欽哉余於此未嘗不爲
歛衽誦聖德曰爲天之子體天之心奉天之道固當如

此乎故天有天之律令聖王有聖王之律令春而生之
秋而殺之凋宜其所凋榮宜其所榮此天之律令也臨
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
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虞
廷之律令也有文事者有武備匹夫而榮惑諸侯者誅
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此孔子欲行周公之道而爲
魯司寇之律令也元人事不師古古先聖王典章法度
盡已掃地民無律令可守故太祖起而修之與民更始
然民不知法一惟刑辟不教而殺君子謂之虐民聖王

不忍故令出而民於其知有法律定而民於是知守法
此皆所以教民者也豈重法哉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
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
人之政矣皆是之謂也太祖當定律時諭李善長等曰
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夫網密則無魚
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姦貪吏得因緣
爲奸則所爲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也卿等宜盡心參
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朕與卿等面議斟酌焉善長
等以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爲宗至唐則參歷代集其

成今宜以唐爲法上時時御西樓召諸議律官賜坐講
論已謂起於法熊鳴曰吾適觀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
者吾特以一已獨見決之衆輒以爲然鮮有執論夫刑
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
問對曰主上參於群議斷以睿見誠爲允當請俟書成
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上曰汝言是也其冬書成上
與廷臣復閱視上所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猶多律允
二百八十五條大都皆准唐舊而增損之然上猶以爲
未協厥中六年復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與學士宋濂等

重修每一篇成輒繕寫進上上揭之西廡壁端觀濫翰
墨爲之裁定其篇目一準唐舊採用已頒舊律二百二
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授唐
律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凡近代比例之繁
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革而是年詔決重刑須從秋後
毋得非時以干天和九年復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
汪廣洋曰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簡便也張湯猶得以
私意亂之今始制律稍未盡善久之能無弊乎卿等其
更酌議仍具存革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考訂釐正

九十有三條以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類析篇目爲二十有九約條爲四百六十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死二等流三等徒杖笞各五等死刑最重者曰凌遲徒流重者曰遷徙曰克軍愍惡之戮十曰謀反曰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貪暴之贓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原宥之議八曰親曰故曰功曰賢曰能曰勤曰貴曰宥律成名雖沿唐然必三四更而制始定卽以五帝三王復治今日之天下無過是也

十七年建法司勅諭刑官曰朕肇法司於玄武之左鐘山之陰其所名者貫城且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圈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故獄無囚人貫內空若凡星處其中而有數枚者則刑官非人若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爾諸職事各司其事還有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耶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以玄武之澄波映鍾山之蒼翠能不開懷抱而長嘯終日引觴侶酌以快今生庶不負朕肇法司

之所志也汝其敬哉今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皆稱法
司刑部有十三司清理十三布政司刑名而各府部寺
院諸曹及兩畿州郡亦分隸之十三省之按察命曰提
刑猶然外法司也京師自答以下無不繇部議天下郡
國守令議大辟御史按察業允矣非部類疏報可無敢
自論決少不當律部輒就牘反之大理寺職專審錄部
議於律有出入則照駁亭疑識決而猶有畚異則又有
圓審夫圓審則都察院集九卿爲之推按至于三四訊
不允而乃請制決此聖天子所爲建置法司之意誠

之重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詩曰淑
問如臯陶在泮獻囚以臯陶之明允而獻囚于泮何哉
蓋必與明經學古之士斟酌出入于疑似之間而後無
寃也洪武中錦衣衛典詔獄叅治事重者其指揮頗橫
暴酷刑凌虐人上聞之大怒命悉焚其獄具而以所繫
囚盡歸法司故是時國有大獄太祖多面訊恐有出于
搆陷鍛鍊則不能無覆盆之寃上恩如此臣民徂於元
習徃徃姦生法外上不已亦以法外之刑治之猶不可
禁禦上曰朕才疎德薄控御之道竭矣乃采輯官民前

所過犯條爲大誥頒示天下曰此已覆之前車可監也
序言古田在於官官法井以給田民驗丁以受田農無
曠夫游食者少四民專務以三而士取諸農商出於農
行賈於農隙此王教之精也民用鄉德五福響應朕不
才不能申明我古先帝王之舊恩夫愚婦效習夷風葵
倫不叙是致壽非壽富非富康寧不自如彼好德鮮矣
考終命罕聞本古五刑而不治雖出五刑誅之亦何惡
焉今出是誥大播寰中敢有不遵者以其罪罪之蓋是
時太守縣令至有凌遲梟示者而人不憚也輕生易死

犯若尋常不旋踵而發覺上累朝廷用刑之慘下戕身家上大恚曰朕言如水人心如石沃之既久未見少潤加以鑄鑿未見成文不能化者有如是耶復續三誥三誥犯者如故法亦罔貸上德意亦窮矣乃蹙然歎曰良民君子之心言不在多其心善矣兇頑之人雖千萬言朝夕在耳怙終不悛是其自取也三誥之頒良民君子家傳人誦以爲福壽之寶不亦美乎仍勅天下臣民更敢不遵遷于化外詔問刑官囚有大誥者減等無則加等於是天下時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三千

四百餘人上並賜鈔遣還大都是時元主中國已及百年民知有元而已天運旣更豈人力而可爲乎愚儒夏伯啓自剝其指誓不爲明川卽三誥諄諄頑民何有哉乃上偶讀道德經因感而嘆曰經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誠哉是言朕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乎乃悉罷極刑而囚役之勅三法司將大誥內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邇年一切榜文禁例悉除一罪合黥刺者律該載外餘犯俱不黥刺雜犯死罪并徒

流遷徙笞杖等刑悉依贖罪條例科斷勒成一代刑書
與民遵守晚年特作祖訓首言以後子孫爲皇帝止守
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荆劓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
者文武群臣卽時劾奏凌遲處死聖祖好生之德雖與
天下極可也又幸皇太孫仁恕太祖初授之大明律使
熟讀太孫復爲更定七十三則以爲律內情法必如是
而心始安夫非守成令主乎及其嗣位使與顧命諸臣
講求律意率祖攸行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坐
臻刑措之風安享有道之長奚不可者而乃好作聰明

變亂舊章徇離間之邪謀自發難端大張大義滅親之網此何刑政可加于叔父之國哉何怪乎燕王之得以奉祖訓而議其後也南北兩軍朝夕相見陳尸原野洪武中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此豈其時耶已而太宗入國時朝士毋忘故君咸日爲亂政姦臣嚴相坐之法重參夷之誅似於殺戮太過然當國統摧斃之秋非嚴刑烏足以定之故太宗朝登大寶纂修祖訓允諸禮樂刑政之屬一與中外臣民遵守其舊罔敢踰軼已而都御史陳瑛往往羅織建文諸臣迺上意上曰彼食其祿

自盡其心勿問周王橛常用箭鏃爲燒烙之刑上予書
戒飭之上多親出鞭撻強胡仁宗監國乘新定之後行
法務從寬厚不事煩苛吏守其官民樂其業刑罰大省
仁心仁聞溢于遐邇可不謂善繼善述者哉及至洪熙
改元首赦建文諸臣族屬聽寧家并還其沒產洋洋乎
固天地再生之恩也迨于章皇每遇刑獄尤加詳慎時
法司失入義勇衛軍關群兒死罪群兒入訴上面鞫聖
之謂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方
疑似輒加拷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今關群兒非因

除豈不冤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群兒若已論決朕
必不爾貸面勅法司曰爾等覆詳天下重獄而犯者遠
在千萬里之外需奏當卽決何寧無一冤抑者乎其遣
庶能官分臨天下公同三司巡按御史及府州縣官詳
覆無冤然後審決蓋遣官審錄自此始也是時明興已
六十餘載吏治頗疏濶有司雖無仲山父將明之才然
天子居高而聽卑午門外有登聞鼓以達冤民每年霜
降後承天門外三法司與五府九部有會審名曰朝審
律應得死猶必三覆五奏未卽行刑以是輦轂下無有

不見天日之民至於夏日天氣向炎於是又有熱審重
者脫桎梏輕者出囹圄罪可矜疑因而未減者多矣成
化中復有五年一大審之例比於熱審益務從寬天下
十三布政司部寺官未勅分道而徃名曰恤刑夫犯法
愚民何處不有茹苦寃民何處獨無非荷朝廷百倍恩
施不多什死深牢銜刀都市乎昔人有言曰我求其生
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無恨也此之謂也至於雜犯死罪
律雖與大辟同科然於法難違於情可原驅之以死不
如予之以生允若此者律皆予贖呂刑曰五刑之疑有

赦是也又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言民之重於出贖則甚病也雖寬而非縱也洪武中有以力役而贖者死罪拘役終身徒流照年限答杖計月日永樂中有納鈔納錢折銀之令成化中有納馬之令嘉靖中始奏爲定制在京則有做工納米運甓運灰運炭運石凡六等在外則以有力稍有力爲二等迄今奉爲功令此贖法之行於今日百世可也若一按之律盡從而刑之則何莫非投機觸咎者天下之人無完膚矣豈所以廣上天好生之仁也哉故刑之疑者可贖也而赦不可輕下太甚哉

有詔曰昔災肆赦怙終賊刑載之於書漢唐及元懦君承祖業權由奸佞所持因有大赦之說雖晚君子之微善善良之誤失而姦頑得爲漏網之魚壽會寬於滿地朕德薄才疎失倣聖人之道相繼行之是致五星紊度黎庶匪寧悖理乖仁朕今不敢不察若果真犯雖管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註誤因人致罪過失者盡在赦下凡吾臣庶律已修仁勿干刑憲嗣後初登極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遇災昔則赦大辟者不赦十惡者不赦繇是觀之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

正大君爲再生之父母小民無匍匐之赤子猶之天地
爲生者吹之枯者虛之奚非造化恩也今有殺人者而
當之以不殺人之罪固大斜謬耳怪有不殺人者而當之
以殺人之罪此若直過悞已也或以冤死不有天譴必
有鬼禍若律之所及者吾得以其法法之若律之所不
及者可殺而不殺不可殺而殺則其法亦有時而窮是
以列聖相承有一代聖君各有一代新例然吏之巧也
日滋例之增也日繁竒請他比蕭何復興莫能測識故
王邦禁者徃徃推案長嘆曰何刑之多門如此乎弘治

中尚書白昂特請于上集累朝之損益而刪定之名曰
問刑條例計其時已更六七皇帝矣其所讞決潔爲令
者不知幾何而罔亦甚密矣使執法者而皆忠信之長
慈惠之師則可倘有寧成義縱王溫舒諸人列爲刑部
爲廷尉爲治獄御史何人不入其法比哉祇以罔民而
已故依律以起例權之以就一時之平則可必使與律
並行守以爲百世之經則不可何也遵先王而過者未
之有也不遵先王徒法後王而使高皇法不信於後世
謂祖制何閒嘗攷之律有重而難行例常從輕輕之可

也輕之而失之過縱可乎律有輕而易犯例常從重重
之可也重之而失之太苛可乎至於加死爲重不引律
而卽引例梟示尤重律無斬而例卽梟此有如濫觴之
水設之南北以爲穿刑人者固如是乎此非後王之法
失也法法者失也所恃仰體聖天子好生之心以爲制
治清濁之源者是不在賢執法乎故一例起一罪生昂
清之後人之非昂者又撓而濁之嘉靖中尚書顧應祥
復清之應祥去尚書何鰲繼其後又希相臣蒿指而加
濁之當其時增至三百八十五條爲穿於國中者五十

陳年近在神宗之世尚書舒化乃與群屬之負經術精
法律者復清之如農夫之去惡草焉務絕其根有礙於
律者悉刪去列爲一百九十一條視嘉靖時十減其半
矣固善類之障衛而造化之假手也雖然今之聖子神
孫能守太祖律令尚不足以治天下乎非也律之制也
太祖參之前後大臣十年始定慮周百世今之泄官行
法者要在深得其解耳律意不通徒責於比律之不合
何怪乎後例者之紛紛刑罰所以不中也故太祖首於
吏律卽繫之講讀律令之條不講讀不曉律意且罰俸

且降用令至嚴也今人守一郡令一邑及爲一郡司理
有能讀律不耶視三尺之謂何故成化中尚書董方言
上曰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令者無以稱欽恤之
意請選諸司辦事進士教之講讀律令使同本部官問
刑主事缺卽以可用者叙補上從之特選進士楊茂元
等二十人留部問刑其後尚書馬文升爲吏部乃復推
廣方意申明祖制通行天下有司因言漢唐法家多取
顯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以慎刑獄而重民命也臣
竊見天下重囚已經部寺官論報先皇帝仁慈不忍殺

人皇上嗣位恩恤詔屢下因而辯理寬宥者多若使先已就刑則含冤帝朝者不知幾何人矣此緣初問官皆以經術士起家爲有司律學未講律意未明悉聽受於主文人舞弄所失至此也有今請勅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弁各府推官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不時按治考校庶使人精法律獄無冤抑世底刑措之美矣上是之今之部寺大夫士固亦孳孳佩服祖制蚤作而暮惟然累朝刑政移於厯衛多矣

以顧命老臣及部院之九卿不能得之聖天子之轉圜
一武弁安知國法往往竊之內降之肯而能使人人生能
使人死爲法司者不亦難乎孝宗仁聖獨能不予假借
嘗曰與我共守此法以有天下民者三公九卿也一日
偶於獄意微示輕重尚書閔珪執不肯上以語劉大夏
大夏曰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皋陶執之上於是竟屈許
閔尚書也世宗至英明也猶以一二寵倖私人李陽鳳
等獄先下刑部者奪歸鎮撫科臣曹懷言上曰信若是
則五刑之用任一鎮撫足矣將使法司爲空庭法官爲

冗員豈古所謂正聽之公聽之而後王審之耶如臯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鑄蕭何之所定豈以一鎮無能議擬耶而倒持太阿之柄授之也上弗省時遣官校逮及縉紳學士璉乃言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清平獄訟也設立東廠錦衣衛謂之詔獄所以緝捕盜賊詰訪奸宄也夫職業之廢謂之曠官職掌之奪謂之侵官今後貪官冤獄仍責法司提問然有隱情曲法聽廠衛覺察盜賊奸宄仍責廠衛緝捕然必鞫審明白送法司擬罪於是上悟自

後刑獄盡歸刑部然國初舊制刑部雖有顯權凡民訟
獄非自通政司准行而至者不得聽理防其濫也吏戶
禮兵工五部凡有應問罪人亦必叅送刑部各不相侵
重其權也比後事權不一政出多門嘉靖中鄭曉爲尚
書言上特申明之而御史鄭存仁按順天檄有司不得
以刑部遠問人輒發曉論存仁違制存仁亦執自下而
上之律論曉時相嵩諷曉殺一二諫臣不肯竟以是搆
曉去旨尋下曰自今詞訟在外者屬有司在京者屬刑
部天子未嘗不以曉言爲是曉去五城御史仍有受詞

如曩時不復遵祖制矣外省民詞祖制自下而上今且
自上而下越訴之風不可救止世教日衰訟獄日繁官
之政事日益非丞簿尉爭相利於漁獵小民人人私受
詞且以下而侵上矣此何法乎國初刑具笞杖訊杖皆
用荆太祖嘗行郊壇皇太子從太祖指道傍荆楚語曰
古人用此爲朴刑取能去風雖傷不害蓋德意如此今
則箠之以帶筋之竹杖刑如制乎枷之制杖罪十五斤
徒流二十斤今重至百數十斤矣柎以待死罪今且以
待催科項手之刑如制乎更有用於手者口拶用於足

者曰夾棍堂皇之下陳列之以爲常刑此何制乎爲有司者吾不知其孰爲鸞鳳孰爲鷹鷂或爲窮怒之所遷及立死其民於箠楚之下甚可憐憫夫刑人于市謂當與衆棄之者也而必于冬月者奉天之威也故非其時若有禁非其日者有禁國之制也今皆以槌而殺人亡論時矣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夫朝廷之待獄囚也且有法外之仁恩每囚日米一升寒予之衣病予之藥惟是一切干楨相救予之洗滌惟謹雨露之恩亦溼矣乃今園土之內纍纍相屬者數倍於曩時有司亦楮苦之

其間每歲死於獄卒之手者不知幾何人且勿問其孰
主使之孰賊陷之第以片詞陳報曰度死即天下事已
矣此何法乎夫罪人之當籍沒者寸土宜無孑遺矣田
地有其祖墓存者勿籍禍不及於枯骨天子尚有遺法
今使師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刑法不明衆
庶何繇安生乎世宗時副都御史張潤請行訟牒株連
之禁著爲令此誠省刑者一要務也乃後尚書毛愷當
穆宗之初復陳刑獄之濫者有六備爲天下有司申飭
之濫詞者禁濫徇者禁濫禁者禁濫擬者禁濫刑濫罰

者禁此六濫者寔中今日之膏肓吾不敢謂天下盡無
賢有司然自累朝迄今徃徃重塵廊廟之慮萬曆中左
都御史孫丕揚復有約束郡縣刑罰太過之疏以爲天
下之郡縣分理天下之刑名必湏守令刑罰能省然後
郡縣寃民可無今天下刑罰最害民者不在大辟遠戍
之重犯而在過捷過罰之輕施重則動必掣肘禍人也
恒難輕則欲可從心禍人也恒易故鞭作官刑刑之輕
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酷吏借此每以制人之命卽
令罪不至死之人無故而就死地此與次不待時

焉天下之傷民生者孰大於此金作贖刑罰之輕者也
聽訟者誰不易之然貪吏藉此毋以利人之財即使犯
非破家之人忽令無立錫地此與沒產入官何異焉天
下之傷民財者孰大於此如此而欲民樂獻畝野寧雞
犬難矣哉方今淫刑濫罰強半海內茲欲爲生民立命
朕爲天下降治平非有約束以遏絕其貪酷接踵之風
禍何底止乃於刑罰兩端酌其當省者一十六條條各
四款請倣國初成石事例各書一通于郡縣公署以儆
官邪已又疏請歲清天下囚圖言兩京寃犯歲飭皇上

德意矜疑鮮不昭雪於天日至於十有三省獄囚奚啻
百倍於京師久繫縲絏之中蓋不知其幾千萬人幾何
歲月乃君門萬里不得借都人歲與天恩非所以語天
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之聖治也五年審錄之
例昔魯過行旋即停止豈不以省直各有審錄御史在
耶顧御史職掌執法原無歲例臣願皇上施好生之德
撥解網之仁始於邦畿終於四海請於巡按審錄之外
再申澄清圜圉之法每歲方春時和師兩京會審之規
爲各省通行之例按察司居省會也即審者會之內守

巡道有分上也卽審各道之囚屬可矜疑立爲昭雪其
許撫按會疏以請務使歲歲力行處處清審皇上政舉
刑清之化豈不永賴于海隅蒼生也哉上是之而卒無
議行之者古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
天下之患莫深於獄動貽非命何法之與有乎孔子曰
昔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
竊亦曰昔之不知法者失有罪末甚也今之不知法者
虐無辜甚矣嘗稽洪武初卅徒知縣李思勉失入人罪
上命杖之竄于海南成化中有太守高橙知廣州刑徒

類用馬溺漬使重嬰之無不破膚見骨顛以已意出入人罪不輸服則鎖之堂下石闌干曰爾與石言石放爾吾放爾矣民爲著雨所苦皆屈服巡撫朱英欲杖之橙曰橙何罪受杖英曰廣民何罪使與石闌干言乎啓其裳袴皆紗製英嘆曰民膏民脂盡矣又有許聰者爲吉安守聰以吉民黠不可治請于上勅以便宜行事此況鍾所以行之蘇州者也聰威嚴似之而其蕪不如又倣上無禮上司惡之大理寺卿夏時正考察江西有告其虐死平民五十餘人竟抵聰法都丞黃景隆寔下石焉

竟亦代聰職居數年故助平民致死者四百一十七人
坐斬繫詔獄死屍腐三日蛆出首自墮人曰景隆能不
畏國法顧不有天道耶繇前司廸德悞也上卒召還國
子繇後三太守若不肆之朝市何以謝當日之百姓又
其後也上官益無法紀下吏愈共恣睢世宗朝詹事霍
韜言上曰臣見有官爲知府一醉而捶死平民四命者
矣有官僉事一怒而倒懸十三歲童子致之死者矣有
夏月酷暑淹禁平民百餘命致死者矣古一婦死而三
年大旱今酷吏填滿天下冤結之氣豈不能感皇蒼而

致災變乎至穆宗朝葛守禮爲尚書又嘗奏言汾州知
州齊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榮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
十七人皆未有法處其意若有遺憾焉此無他皆緣監
司直指但知爲人惜官不知爲民惜命是縱之使酷也
吏之酷者總以濟其貪是又縱之使貪也如此可謂無
法非無法也無所以執法者也貪酷吏法中之刑不加
小民法外之刑必不能去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
者絞不枉法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故禁平民致死者絞
故勘平民致死者斬此法也其後破觚爲圓改爲雜也

而許贖犯贓愈多贖罪愈易欲禁吏之不貪不酷得乎
宣宗時比因營建官吏有犯皆令運磚滿日死罪免爲
民徒流倘得降用上謂吏部郭璉曰例者一時權變之
宜豈後世常行之法若久行之使貪汚者益肆志而公
廉者無以激勸可乎今後文職官有犯問如律不得贖
其論法司知之此先朝功令似可踵而行也今日繡衣
直指之使風行雷動定儆天威人人皆奉高皇帝之法
律勅風紀以振頽綱失刑者刑失死者死必不能逃之
九天之上歲之九地之下使上下臣民有所畏懼而不

取犯夫然後刑罰可清而治平可幾也竊謂法行當自
守令始何也民之犯于有司未有不自下而上由令而
守由守而監司由監司而撫按而總之於三法司天子
設官分職以爲億兆蒼生司命皆不可不得其人一有
匪人於是民有不得其正命者矣故曰任法不如任人
有司得人則一郡一邑之民受其福監司撫按得人則
一省之民受其福三法司得人則天下之民受其福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五

中山王世家第一

東莞尹守衡著

中山王徐達字天德鳳陽人也達長身高額赤色太祖
之從郭子興而初起也達卽來從時年二十二爲人沉
重有雄略事太祖二年太祖推爲上將從狗定遠下滁
陽郭子興來滁以達爲鎮撫從下和陽是歲濠饑濠帥
孫德崖自率其衆至和陽就食太祖子興故與德崖隙
間之自滁來見德崖亟欲甘心之德崖軍遂擁太祖入
麻湖中以爲質達急馳往德崖軍語衆曰若等奈何繆

臆訛言輕執朱公以相激也郭公誠不能釋憾於孫公亦何有於朱公執朱公亡救於孫公何益徒兩傷不如釋朱公令之還以出孫公好不兩全乎達請以身代且若等安知郭公之留待孫公今何如也是時子興聞太祖執急甚顧與孫公佯加好有往矚者歸言于衆子興方握德崖項飲甚懼於是衆從達言釋太祖我亦歸德崖達乃還亡何子興亦卒從渡江下太平守溧水與常遇春擊蠻子海牙軍采石走之從定金陵太祖以達爲大將浮江東下下京口置鎮江翼授統軍大元帥太祖

爲吳國公轉行樞密院同僉攻毗陵迎擊張九六援兵
常熟破之禽九六九六士誠弟也梟鷲而善謀士誠陷
有淮浙九六功爲多九六獲士誠乃大寤降于元克毗
陵陞僉院轉攻定寧國夜宜鎮太祖往定浙東達留守
趙普勝陷池州達與俞迪海趙德勝大破其樞陽水寨
走之復池州太祖在浙東聞捷大喜曰趙普勝吾所蚤
暮今當少奪其魄矣加授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太
祖還命西征下潯山斬僞參政郭秦沙河陳友諒復寇
池州達與遇春迎擊于九華山下斬首萬級生獲三千

人遇春請盡殺之達曰今天下戰爭方始不可多殺以
絕其歸附心遇春不聽夜阮之機蓋存三百人達以聞
太祖令達縱三百人歸友諒從戚友諒龍灣張士誠陷
宜興攻復之遷江南行中書省右丞從征偽漢江州友
諒走武昌太祖入江州達軍夏口偽漢平章胡廷瑞以
龍興降太祖遂如龍興令達守江州太祖還建康龍興
降將祝宗康泰殺知府葉深叛時達行徇武昌還定龍
興械康泰歸建康漢復陷江州達復往擊却之江殘而
下可守乃棄江從援安豐別將圖廬州漢寇洪都達棄

廬州還從擊漢鄱陽湖前鋒奪漢一樓船太祖虞

康也令達還守建康太祖誅友諒還爲吳王置中書

左右相國達爲左相國七月克廬州因徇湖南未下州

郡師至江陵故漢平章姜珣迎達轅門請曰當死者珣

耳百姓無辜明公誠爲天下誅亂弔民請自珣始達喜

勞慰之卽令下令安輯他郡聞之開門而待云不下者

八祖語達曰漢平張士誠已在吾毅中兩淮未定羽翼

未剪刀兵未可破也明年令達復與遇春等將兵東向下

海安取泰州與馮璠并力克高郵淮安守將梅思祖率

所部州郡迎降師還以大將軍帥師二十萬率諸將伐
吳與吳師鏖戰于吳興皂林之野下湖州湖州守將右
必張天驕司徒李伯昇皆與士誠先是嘯聚高郵共起
者也於是皆就降矣進圍姑蘇九月不能下令人還
建康請事太祖手書示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于天
性而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弭奸慝
建無前之功軍中緩急將軍不肯造次少違朕甚嘉焉
然將在外居不御古之道也其聽將軍便宜行事時莫
祐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數遣使招之天祐

之天祐有將楊茂常沒水中出入以蠟書相聞我師
之達親解其縛推以腹心縱之茂感激反爲我間往
盡以敵情輸我我故得乘其困盡銳攻之將破城時
令軍中掠民財者斬毀民居者斬離營二十里者斬師
入而民不知有兵食竄互市如故竊相咎曰柰何又抗
王師達虜士誠還進封信國公其冬以信國公授征虜
大將軍率諸將北定中原兵至沂州斬元將王宣遂下
山東諸郡明年戊申太祖卽大位立皇太子達兼領太
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達以大

軍遡河入汴由洛進陝元平章李思齊張思道共拒達
於潼關達遣右副將軍馮宗異破走之入潼關上不欲
達意思齊等幸汴梁召諸將還詣行在命先取元都
見上等之曰將軍連年征討勤勞於外古人所謂忠
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旦夕
望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共安輯之朕觀天道
八事 一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機
之 一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耳達師渡河河上

和投戈抵罪 琪下及克通州元君比奔遂入元都封

府庫圖籍今故庵護視元宮人民安堵承制立燕山
衛使都督孫興祖留守而遂與常將軍西下晉冀擴廓
帖木兒率萬騎出馬門關覲北平達語諸將曰擴廓遠
出太原必虛吾北平有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抗禦我
今乘其不備疾走太原傾其巢穴此兵法所謂批亢擣
虛也若彼還軍自救此時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擴廓可
禽也諸將皆曰善引兵徑進擴廓聞之亟還達與常將
軍夜出精騎襲擊之擴廓身遁盡降其衆入定太原乘
勝長驅遂至關中關中父老千人出城迎達達乃按軍

郊外先令入城撫諭更置官屬以鎮慰之是時張思道保慶陽李思齊保臨洮諸將勸達先由函州取慶陽後從隴西取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悍未易猝拔臨洮西通番夷北界河湟人足備戰鬪土足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即束手降矣臨洮既克旁郡自下師至鞏昌李思齊果以臨洮降張思道走寧夏留其第良臣守慶陽良臣佯納款夜劫我師達分諸將絕其出入攻下斬之陝西悉平上立功臣廟雞鳴山位達第一洪武三年復以征虜大將軍出西安破王保保沈

兒谿獲元宗王二人國公平章各一人王保保走和林
右丞胡德濟喪師械還京遣左副副將軍鄒愈西招吐
蕃而自將下興元其多大封功臣上以達功最盛進封
魏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食祿五千石予世券四年賜守
墳人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賜第京師表其故里曰
大功五年賜交趾弓五十彤弓百曹國公文忠宋國公
勝賜如之上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朕
故以是表卿等之功達等頓首謝不敢當上曰古人有

自昔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卿等開國之臣
其章大矣賞不亦宜乎其年復與曹宋二國公分三道
出取王保保達出鴈門與虜戰嶺北失利還自後歲填
比平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稀敢復犯邊達亦
戒守邊者惟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而已毋得輕徼外
功啓釁上念之歲行盡即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
見懼欲有兄弟稱而達愈恟恟恭謹上嘗從容謂徐兄
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
日與之印強沃以酒醉而覆之被舁卧內宿焉

惡問何處內侍對曰舊內達亟起出趨丹陛下五拜三
叩頭出十七年太陰數犯上將上惡之達是冬疾作上
心恐踰月瘥上特予勅悅安之越明年二月薨年五十
四上哭之慟賜葬鍾山之陰卹典一如開平王上親製
神道碑文贈中山王謚武寧侑饗太廟位第一追王三
代達行兵整而簡武而不殘成功不矜所下二大都三
會省望郡膺邑以百數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諸將
敬若神明上讀書有益以語達達出輒蒙書自隨玩讀
夜分不輟好親禮儒生與說古兵法策諸將是非成敗

若數計長女尚燕王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爲王舅與天子夷輩而見必執臣禮不少間君子謂達之爲人臣也其事上也共其居功也安其藏身也哲其爲開國功臣之冠也宜哉子四人長輝祖次添福次增壽次膺緒女長爲仁孝皇后次妃代王次妃安王輝祖初名允恭上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爵輝祖嘗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善大字建文君卽位特見信任踰月兼太子太傅與曹國公李景隆同掌六軍靖難兵起景隆總師北進建文君令帥京

軍三萬爲景隆殿白溝河之戰景隆師大敗輝祖軍獨
完燕軍日南逼復與都督何福徃拒之于小河輝祖與
大戰齊眉山斬燕千戶李彬尋召還守京城燕軍至江
上輝祖尚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出禦將士多離散金川
門遂失守文皇入國武臣盡推戴輝祖獨不屈召至問
之不答上怒欲誅之以元勲國舅僮視其爵幽繫之永
樂五年卒年四十上曰輝祖與齊黃輩罪同宜論死朕
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曲赦輝祖今輝祖
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迪給中山

王沒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見上賜名欽嗣魏國公欽
乞守墓南京上怒謫居中都二十二年仁宗嗣位詔復
爵尋卒子顯宗嗣正統十二年卒無子弟承宗嗣天順
元年守備南京加太子太傅七年卒子備嗣守備南京
加太子太傅正德十二年卒贈太傅謚莊靖長子奎壁
未嗣卒奎壁子鵬舉嗣凡三領軍府督守備加太子太
保鵬舉卒萬曆元年子邦瑞嗣十六年邦瑞卒子惟志
嗣自顯宗嗣爵後而孝陵在留京遂以謚戚世世奉祀
大皇初卽位以一中宰告中山王其後因之添福蚤卒

增壽素通欵北平初爲右軍都督從立 工出塞征乃克
不花有功靖難兵至金川門建文君手梓增壽至左順
門腰斬之廡下文皇卽位贈武陽侯謚忠愍永樂二年
追封定國公俾子景昌嗣爵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卒子顯忠嗣卒子永寧嗣卒子世美蚤世世美子光祚
嗣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卒子延德嗣卒子文璧嗣膺緒
初爲尚寶卿遷大同中衛指揮僉事再遷中軍都督僉
事奉朝請太宗朝以元舅見尊寵仁宗初拜膺緒子景
昕中軍都督僉事景璿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諸孫爲指

神勿絕也

論曰中山王方感風雲之會奮其智勇太祖遂首推爲
佐命之元臣不曰所與我共有此天下者其在斯人乎
自下建康太祖親與友諒角者再王再從行其它十七
則皆受賑專征前旌所臨莫不頓顙歸命及至吳平入
洛三分之業垂手而有其二矣用天因地直指幽燕盡
洗障天氛殺修復漢官威儀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蓋謂王乎一統元勳咸集王躬自古所稱帝臣
王佐三代而下寧有兩乎當時元女侑配英王今之後

喬兩都二公對握兵柄慶流奕葉河山並遠勳名且與
天壤不朽矣

替曰桓桓中山寔爲帥首黃鉞載麾駝金歷扭批漢無
堅拉張若朽齊洛角崩秦燕指授玄黃爭屬靈筆慚後
廟無移篋室不改節永綏舊都唇我元后帶礪常新舞
蟬世守